

優等獎

長短句

Aiko

飯桌牆上貼著喉舌結構圖，是臺北S醫院語言復健科給的，母親以紅筆標出音從喉嚨熱身、行經舌頭的路徑。在我恆牙破了土時，與舌相關的音卻冒不出芽。母親認為何必看診，傳授竅門，「講話親像捏齒膏，出力就好。」接著是串珠似地重複這句話。我的發音器沒有乾涸，但舌尖努力擠壓、管口只榨出小滴的重複字音。母親急得扳開唇，小偷般強行撬開別人的門。我口裡的音退了潮，滿出來的是哭聲。

「講話軋你創治（戲弄的臺語）。」

此話透露著被擺布感，因此我私下勤練：尸尸樹（枝葉怎麼分了岔），依依車輪（舌頭被輾過嗎），
ろろろ（被鳥啄唇嗎）。

對著喉舌圖練習時，常想到家裡一本雜誌刊登挪威有片長岩——妖精之舌，由冰川侵蝕而成，挪威語 Trollunga，英文 Troll's Tongue，傳說是畏光的山妖 Troll 不慎曬日，想張口說話，舌頭瞬間為石。

口條好的母親常問我舌頭何時有問題？似乎注音與英文同時在口裡輾壓時，有些音想跨過舌唇立刻被絆倒。某天被老師點名朗讀：「床床床前……」，四周響起「大大大舌」，漸漸地運用到舌頭的音便長出稜角卡

在口裡。

口吃不愛唱獨角戲，常伴隨清喉及嘴角抽動，成了班上的快樂源頭，當我說話彈彈時，四周的舌也彈著我，那些唇彷彿肉食豬籠草，嗜味之地我嚐到苦澀。幾次在夢中竟能流暢說話，那是最開心的夢了。

我家到學校的路是長長的舌岩，抵達彼端便須開口（在家有時可用圖溝通）。曾想過說的必要，寫畫唱也是表達，作畫可留白，唱歌能哼曲，但人們對說話是要求平順無礙。

有天獨自上學，一位裸身叔叔靠近，字在我喉間滾沸，冒出口蓋的是嗚嗚。事後全家驚恐猜測倘若沒有路人經過，發音破碎的我身體會不會也破碎？

母親慌忙求助家裡附近的耳鼻喉科，醫生判斷舌繫帶略短，不必開刀，但要練習口說，建議買臺節拍器，說話不搶拍，講詞、不講句，如「想去廁所」簡成「廁所」。

於是母親天天指字卡，她唸、我複述，如幼兒學語。忘了嬰孩時如何由啼哭開啟第一個字，口吃時我又返回說單字。過程母親常命令「重來、重來」，我是鸚鵡，口吃的鸚鵡，慣常畫面是我的跳針讓母親跳腳，房間響著節拍器的嗒——嗒——嗒——

醫生勸不要過度糾正，有時口吃未癒是太在意結巴，即使練到十句話有八句順暢，人們只會注意跳針的那兩句。

會不會口吃有時不在嘴裡，而在別人的耳朵裡？我以為每個人的發音都該各有姿態。

耳鼻喉科的方法沒效，母親帶我去寺廟祭改。住持說被穢氣附身，給了瓶服食與淨身的符水。

為求速效，母親合併中西療法。她太在意我的缺陷了，常連珠炮地長串糾正，我一面思考內容、又擔心結巴，想好的句子被炸成極短、破碎的單字。

焦慮的她得知臺北S醫院有語言治療。每月全家行經曲折的北宜公路（雪隧未通），我口內的字在療程中也曲折地行經喉舌唇。治療耗去大半天，失望使得父母沒心情逛臺北，走出診間買個便當，便開車返家。

S醫院治療師傳授訣竅，「音先在喉嚨熱身，吐氣時順便把音送出，將音想像成要跨出的腳。」叮嚀說話如同睡醒要下床走路前、先活絡筋骨再抬腳。另一方法我最常運用：想像體內有另一人以別種腔調在說話，抽離自我，也許發音更順。

洗臉時我常對鏡，鏡裡的「她」臉漲紅說話跳針。不禁想：也許自己講話是順的，只是體內寄宿個結巴的「她」，孵育好久的音在殼裡掙扎叫著「喊我喊我」，因此「她」開口前總要深吸慢吐，只為那陣痛許久、即將分娩的第一個音。

說話真是累，語言有時只是發音的換氣調節，而非語言本身，投出的語言不全然等於投出者，但人們往往將兩者畫上等號，以為說話不完美等於說話者不完美，這使得我未出口時便緊張焦慮，使得我與他人無法透過語言抵達彼此的世界。

幾次回診，有位男病人左臉到脖子有植皮紋路，鼻子插管，據護士與其母對話，罹患口腔癌的他，化療後口腔肌肉僵硬、潰瘍、失去味覺，來此練習發音與吞嚥。

我太過放大自己的缺點了。他失去了吞與吐的自主，而我還能嚐味、說話，即使是支吾吞吐。

意外的是口吃的我竟能流利唱歌。升中學前被選入合唱團，帶團老師勸青春期了，不能再與說話捉迷藏，

開口前先在心裡把話順幾遍。然而實際是課堂想去廁所，心裡默唸多次，即將出口時，音是地鼠似地往喉裡鑽，出口時僅剩殘骸。

課餘，帶團老師會觀察我發音時、口內游走的氣是緊或鬆，教我舌音第一個字要輕輕慢慢地說，練習同義字代換，發不出「床」就換成「bed」，說不出「你」則說「you」。這讓我一度說話順了些，但明白口吃仍伏伺在體內，看似對答無阻，那是前天花了長時間練習各種狀況。

在母親期望下我就讀升學導向中學，考試抄寫是日常，教室坐滿了人卻罕有人聲，頂多是翻書與紙筆摩擦。我鬆口氣，忙得沒空聊天，就不會觸及封印之口畫下的結界。然而要上明星高中須有說讀寫等能力，因此每月我固定北上回診。母親白天陪客戶，晚上陪我說話，她說話快又長，「這些小學生都會，你該不會不會說吧？啞狗哦？」常有幾晚她拍桌將字卡丟在地上，父親連聲安慰：大漢著會好。

走出升學牢籠、北上讀書後，生活走進一位男孩，寫詩兼造夢師，替人打造美好未來。大學生活太忙，我暫停S醫院療程，男孩是最有效的治療，逛誠品時耐心聽我念書名；會塔羅牌，不必言語便知我想法。那陣子結巴的「她」極少出現，口裡封印的符咒被撕除，出喉的都是歌。我一點一點尋回了聲音。原本每兩週返鄉的我將時間拉長，那是舌頭被禁錮的地方。

時隔半年跳針又無預警出現，口常乾成枯井。當時直轄市長首次民選，男孩的政黨理念與我不同，吵架時總說「通通給妳講」。不久他投資的臺股由紅轉綠，說出商借數字時，我跳針幾秒便消音。結巴更嚴重是有天我假裝沒看見他與女孩牽手。

當時快畢業的我繭居臺北租賃地。有天父親急電，母親小中風，手腳微麻視力略糊，幸好行動及理解力無

礙。我慌忙返家。

陸續發現母親語言退化了，結巴說著單字，有時想表達卻找不到對應詞彙，手麻不能寫字便縮在輪椅上生氣。我努力挖掘她殘缺的字音，比手畫腳拼湊，熟悉的經驗讓我想起母親說過「語言的創治」。醫生說腦神經很精細，可能傷到表達區，要把握語言復健的半年黃金期。

與造夢師的夢碎、母病，字更往我喉裡縮。母親向來不喜歡麻煩孩子，但我父親要上班。母親應該十分掙扎吧，因此輪到我看顧時便裝成聽障不回應，我一急又結巴，於是腦內每個詞對母女倆而言都是黏成一坨的撲克牌，發不出去。

每週帶行動不便的母親到自家附近醫院回診，我也順道找同個醫生治療口吃。那時鄉下已有語言復健科。

醫院三樓走到底推開門，左牆貼著喉舌圖，一旁擺放搖搖馬及繪本，遊戲化設施試圖安撫銀髮及成年、仍須學說話的母女倆。

父帶母入診間，我在另一室寫自評表。治療師說，「口吃原因複雜，不像骨頭歪斜，X光一照便知。」要我張口發「啊」，觀察口腔肌肉的鬆緊，勸我接受結巴的狀態，口吃背後也許連結著自尊與自卑，如男人偶爾性障礙後便自尊受損，愈想克服，卻因焦慮而加重症狀。

看診順序是母先我後，為了安撫她的不安，全家共入診間。我們由名字及關係開始，吸、吐，想像氣流吹過舌唇……治療師的聲音裡，我以前矯正口吃時的場景一一浮現。

中風的語言復健有許多我不懂的腦神經專業，但母女倆的訓練有個共通點——長話短詞說。照顧母親最麻煩的是上廁所，她不肯包尿布，因此最常練習的詞是將「欲去便所」簡成「便所」。

父親幫忙買幼兒讀本，訓練過程母女倆的共同發音障礙是一慌便急促呼吸。醫生說要深吸，想像口腔是一片長路，音從喉裡一步一步慢慢走出來。我的訓練多加一項——在桌上吹乒乓球鍛鍊唇肌，將球想成字音。幾次球落地彈跳咚咚，具象化了口吃實況。

母親比我辛苦的是要花更多時間練習說大量語詞，在腦中建立詞彙脈絡，以便看到事物時，腦與口能精準抓字。

許久後我才約略掌握竅門：結巴是音的氣流乍斷，導致嘴形準備好了、卻無足夠的氣去推動蓄勢而出的字，一急便頻頻糾正舌頭角度，結果是不斷重複同一個音。

幾次治療師要結巴的我立刻鬆舌吐氣，音竟無礙滑出。真說不出來就放過自己，催眠自己能發任何音，只是環境、句子及身心狀態不定，音便時現時隱——治療師這些話泡著溫泉似地融融化開。他推測我的療效慢是糾結恐懼著語言並非真正的我，無法讓我抵達他人的世界。

倘若前個病患看診太久，父女倆便在候診間指著字卡輪流唸、要母親複述，我順便自我訓練。有時母親閉口鼻著臉，我也跟進，說話不順的我還要照顧說話不順的人。許久才想通，在公眾場合母親也有自尊吧。有時她卻積極練習名字及家裡電話，眼神炯炯，唇邊白沫滴到頸間圍兜，一字字地擠著。講話親像捏齒膏，她以前是這樣教的。

我們在飯桌喉舌圖旁掛本日曆，每天練習上頭字詞：一月、初七、冬至……當晚撕掉，厚厚一本變薄了，便安慰著可以出口的詞愈積愈厚。

有天翻閱介紹「妖精之舌」雜誌，思忖是否有適當單詞教母親複述。好奇找資料，造訪此地的遊客眾多，

但山路艱險意外頻傳。資料下註明 *tongue* 和拉丁文 *lingua* 均為舌頭，而 *language*（語言）的詞源便是後者。

我最後沒有為母親讀這則地理典故，似乎不大適合。

好長的日子全家一起候診練習、掉淚生氣、與口語障礙相處、打理母親生活起居，這些基調成了生活節奏。父親常把訓練功課交給我，理由是女人了解女人。但夫妻間更應該相互了解。

母親訓練不順時會生氣。鑑於她太受到復健進度的干擾，我在口吃面前盡量以緩解取代戰勝的念頭，謹記讀的重點不在字、而在發音的換氣調節。

在口的開合、舌的吞吐間，我嚐到了萬分滋味。一度說話順了些，但無法確定體內結巴的「她」是否在？我常遊走在兩個世界：看似說話無礙，有時靈魂的口卻卡關；有時內在自我對話流利，出口卻滯塞，擔心「她」又折返了。

也向人坦承母女倆說話卡關，類似膝關節卡住、得慢慢走。

復健一天天過去，母親能講的短詞多了些，不知能否恢復以前的語不停歇。

母病一年多後暮春傍晚，我們回診後返家。她的療效起伏不定，那時要論文口考的我也擔心口吃復發，胡亂想著長久以來在吞吐間拿捏，「她」也許來了又走，或藏在體內某處，留下幾次結巴痕跡，以為都被自己當作日常了。焦慮的我推著母親的輪椅到前院吹風散心，忽然，熟悉的沙啞、舌尖音失準，含果核一般，我不可置信地蹲在她眼前複述再複述。

「會、會寒，轉來去。」

作者介紹

Aiko

Aiko あいこ，紀念家中長輩幫忙取的日文名，謝謝她陪伴我說話的困難時期。

知曉說話不易，想以書寫代替溝通，豈知，寫作也著實不簡單啊。

評審意見

阿盛

描寫自己的語言障礙，治療過程中，口才便給的母親既心急糾正又想方設法問診求神，作者沒有刻意強調親情，但濃厚的親情自然浮現。矯正歷程的各種心理轉折，描寫得很細膩，未見悲傷吶喊或陷溺自憐，所以不至於將情緒轉嫁給讀者，讀者反而能情同理同。

好口才的母親中風後，輪到女兒陪伴復健，作者描述這個期間的狀況時，語調兼有理性與感性，一樣沒有讓情緒氾濫，處理手法明顯知所節制，這算是不小的優點。

通篇行文順暢，結構完整，結尾乾脆俐落，頗有餘韻。唯「妖精之舌」雜誌那一小段地理典故，似乎沒有作用，若是去掉會更好。